

# 刺绣助力陕西农村扶贫模式分析

姬志恒 刘心占

西安培华学院, 中国·陕西 西安 710125

**【摘要】**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以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已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实施国家定向扶贫战略的重要出发点。澄城刺绣作为文化艺术的瑰宝已亟待保护抢救,互联网以及新技术的发展使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拯救有了新的契机。本文主要分析澄城刺绣助力陕西农村扶贫模式。

**【关键词】**扶贫;非物质文化遗产;澄城刺绣;电子商务

**【基金项目】**本文属于2020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校级和国家级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今”绣山河,校级编号:PHDC2020023,国家级编号:S202011400036X。

## 前言

刺绣,古称针绣,是用绣针在纺织品上画彩线、绣针和绣痕形成图案的过程。澄城刺绣是陕西省渭南澄城县传统刺绣技艺之一,其基本特征是针工细腻,花形简洁大方,颜色搭配和谐,并富有深刻的内涵。学习刺绣的女孩大部分心灵手巧,俗话说:“三年磨出一个绣花娘。”因此她们针工娴熟,技艺精湛,绣出的花草如刀刻一样齐整。澄城刺绣非常讲究内涵,而在花形方面简洁大方,没有大红大绿的渲染,而是淡雅适度,清秀劲拔,显得活灵活现。

## 1 澄城刺绣现状分析

1985年澄城刺绣在北京展示,引起轰动,受到专家学者的青睐,2004年澄城县被陕西省文化厅授予陕西省民间艺术刺绣之乡。澄城刺绣2007年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澄城民间刺绣历史悠久,刺绣技巧熟练。它伴随着妇女的缝纫而产生,穿针引线,巧粗密致,绣出美丽的图案。史学家邹衡著《商周考古》一书中就有对茹家庄早周墓出土的丝织品的描述:“大都是平纹织品,要使人注目的是一块斜纹提花织物刺绣的印迹发现一处,有很鲜艳的朱红和石黄两种颜色,绣法则采用今天辫子股绣的针法,针脚也相当均匀齐整,说明技巧很熟练,由此可见在三四千年以前的商周时期已有很大的发展与成就。”

澄城刺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主要有三大价值:一是审美价值,澄城刺绣,无论是针工花样,还是色彩搭配,千针万线,一丝不苟,绣出的图案象刀刻一样齐整,线与线之间几乎看不到缝隙,似乎是平贴上去的,加之深刻的文化内涵。二是历史研究价值。澄城民间刺绣,反映了澄城古代聪明才智,和她们勤劳、淳朴、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三是民学研究价值。澄城刺绣保留了渭北地区的传统手工刺绣艺术。从它的构思、图案、用途看,是研究渭北一带民众的信仰观、人生观、审美观的最好材料,体现了他们的感情气质、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

## 2 澄城刺绣存在的问题

虽然澄城刺绣有着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迅速,机绣制品越来越多,手工制品成本高,利润低,非遗所依存的人文和自然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和破坏,人口快速流动,信息获取渠道极大丰富,一些非遗受众持续减少,生活成本高,传承人的年龄也逐渐增长,传承缺乏场地,学徒收入低,精通其技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传承人面临着“没人、没钱、没销路”的问题,这导致澄城刺绣产业面临危机。澄城刺绣目前存在刺绣的手工货源紧缺、刺绣的产品创新不足、刺绣工人年龄结构不合

理、经济成本问题、政府支持力度不足五大问题。

### 2.1 刺绣的手工货源紧缺

现代人都适应了快节奏的生活,人们习惯于依赖机器,澄城刺绣作品中手工刺绣产品越来越少,手工刺绣产品的现实意义逐渐弱化,大部分都是机器编织,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 2.2 刺绣的产品创新不足

由于受当地民俗文化影响,澄城刺绣山水鸟虫鱼图案多。随着现代化技术和艺术的发展,澄城刺绣需要与时俱进,融合现代元素,但是澄城刺绣的现代和艺术元素少,缺乏现代审美,产品创新不足,影响当地刺绣产业发展。

### 2.3 刺绣工人年龄结构不合理

据调查,澄城刺绣工藤年龄结构不合理,大约80%的刺绣工人年龄在45至65之间,很少有年轻人加入刺绣行业,绣娘年龄都偏大,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澄城刺绣需要引进更多年轻的血液,促进澄城刺绣的有效传承。

### 2.4 经济成本问题

机器刺绣生产迅速,产品生产周期短,而传统刺绣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如人力资源成本、时间成本、产品成本、服务成本比较高。早些的手工刺绣作坊纷纷倒闭,为了生存,转向机器生产。这些因素已成为阻碍当地经济健康发展、影响刺绣工人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 2.5 政府支持力度不足

澄城民间刺绣由于分布在全县广大的民间,给管理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在财力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近几年来共投入资金15000元,主要用于:收藏民间刺绣品、进行民间艺术普查、办起了民间艺术展厅、多次参加全国、全省和地区组织的展览。一方面重视不够,资金和人力投入有限;另一方面在采掘、引导、培训等方面做得不够。

## 3 澄城刺绣助力陕西精准扶贫的措施

在享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表现意义的同时,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购买、欣赏、收藏和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发掘和再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遗产。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表达能力,与现代企业文明的距离感,与新生代学生审美的距离感,以及市场发展的需求,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都面临着后继乏人、无人关心的尴尬。一些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往往由于传承人稀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力度较弱,且“藏在闺房里,无人知晓”,更不用说我们创造了世界经济和环境效益以及社会工作效益的双丰收。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甚至面临着学习和生活的压力和尴尬。

### 3.1 运用3D动画技术解决澄城刺绣的传承难题

传统刺绣技艺的传授离不开口传心授,传统师徒式的教学方式本身就是不正规的,因为这种方式过度保密使得这项技艺的传承也受到一定的制约,澄城民间更有“三年磨出一个绣花娘”的俗语,可见刺绣这项技艺的学习难度之高,学习时间之长。传统的刺绣教学方式对技艺参差不齐的初学绣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是不利于刺绣这项技艺的传播。将3D动画技术所具有的精确性、真实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和传统工艺结合起来,利用三维动画技术可以直观的展示刺绣的细节,简化刺绣技艺的学习步骤,缩短绣娘的练成时间,这种形式也将吸引更多人来传承这项濒临失传的技艺。

### 3.2 将电子商务模式与传统刺绣相结合

电子商务可以利用先进便捷的技术,构建农业管理信息系统应用服务平台,实现网上手工业交易。电子商务以其低成本、高效率、无地域界限等优势,为手工艺品流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有利于提高刺绣手工艺品的竞争力和中国地方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促进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促进贫困地区群众和家庭就业的独特优势,对帮助当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意义重大。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出台一系列文件,大力推进非遗和文化扶贫。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扶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根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为核心的企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为载体,通过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开发平台,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进行教学设计、制作,管理和营销,让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家能够用自己的技艺实现社会就业和增收。就是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平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进行包装、设计和推广,使沉浸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以新的功能和现代网络渠道展现给人们。

### 3.3 培育现代刺绣文化,让传统手工艺绽放新的艺术之花

澄城刺绣作为实用与审美并存的民间艺术,在发扬陕西本土文化,中国民俗文化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新媒体环境下,澄城刺绣作为非遗在宣传与传播方面,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立足本土文化,采用多媒体的传播手段,打开新时代青年的发展市场,提高澄城刺绣在人们心中的认识,尤其是让更多的青年人可以了

解到民族风俗的趣味以及民间刺绣的精致与美丽。项目组成员将澄城刺绣这项传统技艺和现代流行文化相融合打造出多类现代使用产品。

### 3.4 提高刺绣传承人福利,提高手艺人传承积极性

关注和支持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们是非遗继承的载体和根源,钥匙的钥匙,他们身上的技能,他们肩上的责任,他们手中的品质,他们心中的未来。尊重学生,支持和发展学生,帮助他们提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有之义。倾斜资金,引导政策,精神关怀,加强培养,荣誉激励,让传承人热情、活力、前瞻。

### 3.5 加强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资

当地政府应该加强对文化产业的投资,积极培育健康的文化市场,让更多群众了解,并对这项非遗产生兴趣,提高消费者对于刺绣制品的购买欲望,拓宽澄城刺绣的市场范围,让澄城刺绣的产品活跃在文化市场上。

### 3.6 打造适合现代消费市场的刺绣产品

传统刺绣产品创新不足,努力帮助当地培育品牌。通过培育品牌,引入质量控制标准,促进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现代设计和管理走进传统工艺,形成有民族特色、能走进国内外市场的系列产品。

## 4 结论

总而言之,澄城刺绣要发挥其影响力,充分塑造其品牌,发挥澄城刺绣的电子商务的扶贫优势,促进澄城刺绣的高质量发展,为陕西脱贫致富提供产业支持。

## 参考文献:

- [1] 邓朦. 江西赣绣的研究与传承[D]. 江西师范大学, 2019.
- [2] 吴俊. 湘绣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湖南包装, 2017, 32(04): 54-56.
- [3] 郑治豪. 生态脱贫攻坚助力全面小康——对陕西省宁陕县生态脱贫模式的调研与分析[J]. 中国畜牧业, 2019, 524(05): 39-42.
- [4] 张焕. 基于精准扶贫模式下陕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实践研究[J]. 热带农业科学, 2020, v. 40; No. 272(04): 123-127.
- [5] 智敏.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分析[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8, v. 34; No. 147(12): 55-59.